

如花盛開



吴小如为宿万盛画作题跋解读

宿万盛◎编著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

如花盛開

吴小如为宿万盛画作题跋解读

宿万盛◎编著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如花盛开 : 吴小如为宿万盛画作题跋解读 / 宿万盛
编著. -- 哈尔滨 :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, 2018.4
ISBN 978-7-207-11319-1

I. ①如… II. ①宿… III. ①书画艺术 - 题跋 - 研究
- 中国 - 现代 IV. ①J292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68376号

责任编辑 李 梅
责任校对 安春杰
封面设计 刘 硕
书籍装帧 刘乙睿

如花盛开

吴小如为宿万盛画作题跋解读

宿万盛 编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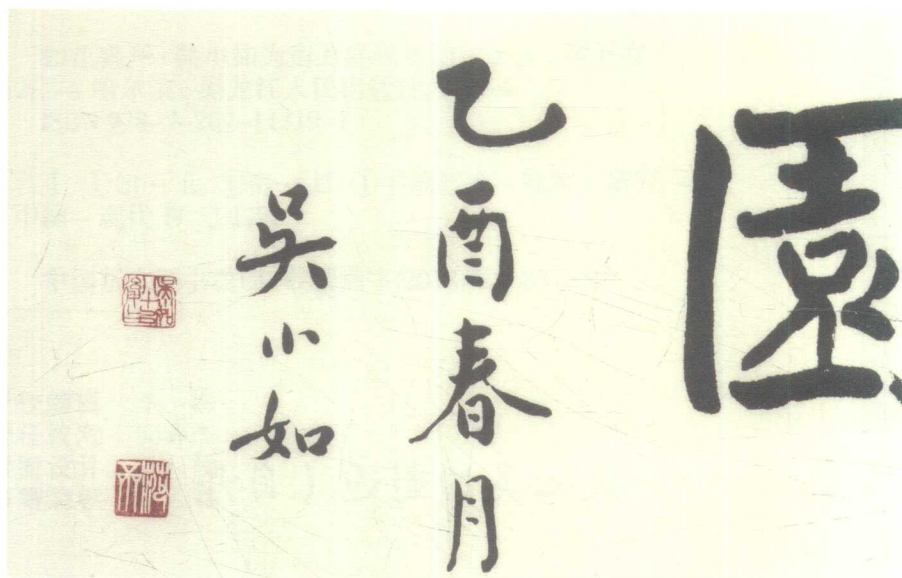
出版发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地 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1号楼
邮 编 150008
网 址 www.longpress.com
电子邮箱 hljrmcbs@yeah.net
印 刷 哈尔滨市石桥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880 × 1230 1/32
印 张 8
字 数 200千字
版 次 2018年7月第1版 2018年7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207-11319-1
定 价 68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举报电话: (0451) 82308054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哈尔滨分所律师赵学利、赵景波

一次心灵的邂逅（自序）



古语云：“白头如新，倾盖如故。”人的一生总能够遇到许多的人、许多的事，而其中许多都如过眼烟云，转身挥手之间，也就烟消云散了。但有时虽是短暂的相逢，却可以让人铭记一生，甚至影响到自己的思想、命运。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缘分吧！

十年前，我有幸在友人的引见下，拜访了我国当代著名学者、京剧史学家、评论家、诗人、书法家吴小如先生。与朋友一行来到了中关园北京大学家属院43号楼吴小如先生的家，八十多岁的吴小如先生亲自开门。老先生身材挺拔、精神矍铄，他热情地把我们领到了一个约12平方米的小屋里，室内四壁皆书，这是吴先生的书房

盛萬

2005年吴小如先生为笔者题斋名

“莎斋”。仔细打量，书房并不是我想象中那般宽敞明亮，站上几个人后就很难再找到下脚的位置。墙壁粉刷简单，并不洁白，说是陋室也不为过。惊诧之余，我想知道“莎斋”的来历。先生浅笑吟吟，言道：“所谓莎者，古之所谓布衣者也，宋代杨朴有《绝句》云：‘紫袍不识莎衣客，曾对君王十二旒。’”听过吴先生的解释，我虽然不是很懂，却不禁再一次打量起先生的“莎斋”。

太阳透过阳台的铁栏和窗棂，在室内洒下一缕微光。地上摆满了书，一张略呈锈色的写字台式的书案，笔架上挂着刚刚洗过的毛笔，书案上堆满了一册册不同时期的书籍和文稿书信。书架上叠

放着宣纸，三组简陋木制书柜装满了书，有线装古籍，也有一些旧书，特别是书柜的上边也垛着很多的书，用透明的塑料布盖着，生怕灰尘落上。两个木把手的简易旧式沙发，紧靠着书柜的门，两个沙发的中间摆着小茶桌，小茶桌上也放着一些书。正如宋代朱熹诗云：“半亩方塘一鉴开，天光云影共徘徊。问渠哪得清如许，为有源头活水来。”另一个屋里，是吴先生多年卧病在床的夫人。吴先生的书房也是会客的地方。

这时，我的脑海中浮现了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个场景，那时我还是一个初涉画坛的青年，朋友带我拜访游寿先生，游教授颤颤巍巍身形瘦小，亲自打开屋门，我看到的是和吴先生几乎一样的房



1982年，笔者与老师、书法家范培鉴先生

间。我也想起了我的书法老师范培鉴先生那不足十米的陋室。

我突然感受到了这个小天地所特有的安宁与祥和，面积虽然不大，却能让人浮躁的心慢慢平静下来，正如一杯佳茗，要细细品尝，才更有味道。大隐隐于市。不管外面有多热闹，多喧嚣，多繁华，吴先生都不为所动，对学问孜孜以求。那一声声的浅吟低唱，如潺潺流水，从心底流出；又如急管繁弦，一次次叩击着人的心灵。正如陆机《文赋》所云：“课虚无以责有，叩寂寞而求音。”生平多阅历，胸中有丘壑，自然斗室乾坤大，寸心天地宽。

朋友向吴先生介绍了我学画经历，并表达了我对先生的仰慕之情。我把画集递给了吴先生，并向吴先生坦陈，自己少年学画至今，知识浅薄，对于画理还是缺少领悟，始终坚信经师易遇，人师难求，相信白石老人的“功夫在画外”，请吴先生不吝赐教。友人说：“今天来的目的是让吴先生给把把关。”吴先生笑着对我说：“我可不会画画。”边说边接过画册，然后专注地翻看起来。

过了好一会儿，吴先生指着一幅画说：“宿万盛啊，你题字斩卷了，你看你画得挺不错的画啊，你写的两个字难看，就斩卷了。”他面色温和地继续说道：“前阶段我有一个学生给人家题画，我一看，字没写好，给好端端的一幅画让他给题坏掉了。”我自知字写得不好，所以在画作上题字极少，担心露怯，试图藏拙，不料，今天还是被先生看到、提到了。听了先生的话，我惭恶难

言。吴先生说：“画，画得好，字写的也要好。”吴先生说话吐字清晰，声音悦耳动听，很有穿透力，亲和中透着严厉。我当时觉得吴先生就好像孔子一样，“温而厉”令人敬畏。先生讲述了一段中国绘画的历史，又看了看我的画集，轻轻地摇头，“你画得很不错呀，你看你有的字题在画上，与你的画极不相配，回去要找碑帖多看、多练。”

先生说，学习书法要下功夫，小时候他学习毛笔字让父亲批评，年轻教书时有很长一段时间自己没有认真练习书法，是别人的提醒让他对书法每日临帖不辍。不仅要练习书法，还要读书阅世，写出的字画出的画才能脱俗，才有书卷气。接着，先生又告诉我应怎样临帖，“世之摹字者多为笔势牵掣，失其旧迹，须当横摹之，泛然不问其点画，唯旧迹是循，然后尽其妙也。”吴先生兴致勃发，向我们讲起了碑学书法。他记忆力惊人，谈古论今，总是见解独到，使我深受启迪。先生说：“清代阮元有所谓北碑南帖之说，其实这有他的历史局限性，实际则是南北碑帖兼容，北方书家不仅写碑，也写帖，南方书家不仅写帖，也写碑，这可从出土文物中得到证明。”吴先生话锋一转说，“还是先看看你的画吧。”

兴奋之余，我有些紧张，怕我画得不好。我把带去的几幅画缓缓展开，吴先生慢慢地、一幅一幅地看着，先生认真的神态，让我惴惴不安、七上八下。当看到一幅没有题跋落款的鳌花鱼画作，目

光停了下来，一句话也不说，目光许久也没有离开画面。抬起头又看看我，像要说什么却又止住，目光又回到画面上。见先生没有说话，我心里想，先生是看到了画中的问题，还是对我画的不满意，怎么不说话？我说：“吴先生，您尽管批评，这是我画的松花江特产鳌花鱼，江南称为鳊鱼。”吴先生抬起头看了看我，笑着说：

“我呀，小时候就是在哈尔滨松花江边长大的，离开哈尔滨七十多年了。”朋友说：“吴先生您最有发言权了，您看他画的鳊鱼怎么样？”吴先生说，“画得挺好的，很不错，生动有精神。”朋友说，“吴先生，您看看还有哪些地方需要改改？”吴先生说，“我懂画，画的真的不错，我改不了。”“吴先生，您看能在画上做



笔者与收藏鉴赏家王俊先生（左）与吴小如先生（中）书房合影



笔者与吴小如先生

首诗吗？”吴先生说，“我哪能临时做得了诗呀。”室内一时无声，我不知说什么好。

吴先生又似乎在喃喃自语，“哈尔滨，松花江，鳌花鱼……”吴先生从沙发上慢慢站了起来，走到靠窗口的写字台边，在桌子上挪出了一块两平尺多一点的地方，拿起桌案宣纸上叠放的小毡子，铺在桌案上，看着地上的画沉思片刻说：“我临时作两句诗。”说着，吴先生拿起了桌子上的一块三十二开大小的小纸头，将罐头瓶里的墨汁倒在砚台里，很自然地用毛笔写下了：“不到松江七十年，儿时风物旧情牵。今日喜见鳌花美，画上春光一展然。”我站在先生的身边，心里在想，诗作得真好。然后吴先生又把我画的鲈

鱼作品拿起来展开铺在小画毡上，又照着小纸头，把诗题在我的画上。我心里别提多高兴了，看着画，感觉到吴先生的书法文气，从情感上能看出吴先生对他小时候在哈尔滨生活时期的情感流露，对童年的追忆。

先生题完了画，我道：“吴先生的诗好，字也好，不知吴先生可否把那个小纸头留给我做个纪念呢？”吴先生顺手拿起桌案上卷着的一块宣纸说：“我给你写个大的，这块小的就我自己留着吧！”先生虽已近望九之年，可手一点也不颤巍，铺好了纸，笔在纸上行走是那样潇洒从容。落款“为万盛题画”写好，又站起来郑重地递到我手里：“画好，字也要好。”然后把那个小纸头夹在了一个小本本里。

吴先生是训诂学家，被学术界称为乾嘉朴学最后的守望者。他博古通今，学识渊博，造诣精深，而自己却始终谦称“断不敢以书法家自命”。吴先生又在我的另一幅鳊鱼画作品上题写了：“世皆以为江南有鳊，不知松花江上亦有之，万盛画此正松花江风物，感而有题。丙戌清明吴小如。”并在题跋的下面盖上了自己的一方名章。先生盖章的动作，显得小心翼翼，非常认真，好像生怕把纸弄脏了似的。吴先生说：“有几方名章是乔字刻的，非常喜欢。”吴先生盖完了章，又回身坐在沙发上，显得非常兴奋。

吴先生看到了我画的松花江鳌花鱼，回忆起了童年在哈尔滨

时生活的一些情景，长谈中都是那些久远的往事。松花江旧有“三花五罗十八子七十二杂鱼”之说，吴先生兴致勃勃地讲述着他与哈尔滨的渊源。原来吴先生的父亲是我国当代书法大家吴玉如先生。启功赞其“三百年来无此大作手笔”。吴玉如先生20世纪曾任黑龙江中东铁路交涉局总办马忠骏的秘书。马忠骏厌倦仕途，弃官退隐后，吴玉如先生任中东铁路局监事会秘书，后受马忠骏邀请辞去了秘书之职，成为马忠骏的家庭教师。

我记得吴玉如先生曾有书论云：“习字、作诗、为学皆须胸中一尘不滓，天分固有，学养尤要。”在哈尔滨的时期，正是吴玉如先生在学术与书艺上突飞猛进的时期，而对于吴小如先生来说，这是他童年最快乐的一段时光。抽冰尜、看冰景、堆雪人、打雪仗，已经成为他珍贵而美好的回忆。吴小如先生出身书香门第，童年时期在家庭的熏陶下，接受了系统的传统文化教育，通读了《诗经》《楚辞》《论语》等国学典籍。吴小如先生的书法，秀润灵动、清气盎然、高雅不俗，学术贡献卓越，为学界所公认。他的《吴小如戏曲文录》《莎斋笔记》等著作见功力、见真醇、见风骨，是难得的经典佳作。先生的写作风格鲜明，不虚美、不隐恶，实事求是。评戏、评人、评文章，从不曲意奉承，于字里行间所流露出来的风骨，更令我敬服。

先生逸事种种，如孔子有句云：“知者乐水，仁者乐山。”其

中，“乐”字应发类似“要”的音，也就是所说的古音。而有些人经常将其中的“乐”字读作“乐（lè）”，先生对此一再予以纠正。这本是平常的一件事，吴先生却对此看得很重，认为字音误读不利于传统文化经典的赏读乃至传承。我拜见先生后，感受到了先生对于成语解读、音字辩解、研判典籍的研究态度是非常严谨的。很多人都喜欢先生的字，然而先生却从不卖字，且认为这只是读书之余事，心里最为看重的，还是道德、文章、学问。

吴先生引《梦溪笔谈》语，与我说画理：“书画之妙，当以神会，难可以形器求也。世之观画者，多能指摘其形象、位置、彩色瑕疵而已，至于奥理冥造者，罕见其人。如彦远画评言：王维画物，多不问四时。如画花往往以桃、杏、芙蓉、莲花同画一景。余家所藏摩诘《袁安卧雪图》，有雪中芭蕉，此乃得心应手，意到便成，故其理入神，迥得天意，此难可与俗人论也。谢赫云：‘卫协之画，虽不该备形妙，而有气韵，凌跨群雄，旷代绝笔。’又欧文忠《盘车图》诗云：‘古画画意不画形，梅诗咏物无隐情。忘形得意知者寡，不若见诗如见画。’此真为识画也。”

《吴小如戏曲文录》是先生1996年出版的重要著作，书中谈及京戏历史、表演艺术、重要流派，掌故资料极为丰富，对人对事，直言不讳，典论清晰，评论公道。京剧界名家都对此书极为推崇，认为此书是一部了解京剧艺术的必备工具书。该书也是我最喜爱和



笔者与吴小如先生

仰慕的一本书。

以画为媒，相谈甚欢，先生与我们合影留念。临别之际，我拿出《吴小如戏曲文录》请吴先生签名留作纪念。先生很高兴地在书上用毛笔写了“百丈竿头，更进一步”，还题上了我的名字，并盖了印。他多次叮嘱“一定要勤写字，多看书”，这是对我这个后生的鼓励与期许。分别时吴先生送我们出家门口并不停地挥手。就在那一瞬间，我突然觉得自己像是一个要离家的成年儿女，背负着长辈的期盼。

走近吴先生这样的“大家”，才发觉自己离真正的艺术殿堂还很遥远，须要加倍努力。我与吴先生的邂逅是一次心灵的邂逅，使

我的心离艺术更近了，也离美更近了，使我懂得“美与真”才是艺术永恒的主题与追求。拜见先生的时候，正是我初涉名利场渐失本真的迷惘之时，是我在艺术道路上的瓶颈期，也是“冰塞川，雪满山，心茫然”的成长时期。幸而遇到了吴先生，真是“经师易遇，人师难遇”。先生于我，传道授业，有拨云见日之恩泽，先生拂去了渐渐滋生在我心头的尘世江湖中灰尘，让我在繁杂的世事当中始终保持一颗艺术本真的心。于此我重读经典，潜心修为，满怀对艺术的敬畏，对人生的敬畏，修艺、修身、修心，心无旁骛，不计得失。先生题书“万盛园”，始终高悬于心。每每懈怠之时，迷茫之际，温暖和力量重回我心。正是吴先生的赐教，使我对国学有了更深刻的认识，对中国写意画有了新的理解，“观于沧海者难为水，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。”与长者交，与圣者游，对于自身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，正如春风化雨，润物无声。

在灿烂阳光下，一朵鲜活的艺术之花正粲然怒放。

宿万盛

吴小如，原名吴同宝，号莎斋，曾用笔名少若。著名学者、教育家、书法家、戏曲评论家、古典文学研究家。北京大学教授，国务院参事，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九三学社成员。

祖籍安徽泾县茂林。1922年9月8日（农历七月十七日）生于哈尔滨市。1932年随父迁居北平。1932年起，在北平私立汇文一小、私立育英小学、私立育英中学，1936年起在天津南开中学、天津私立工商附中高中、私立工商学院商科会计财政系等学校读书。1943年起，在天津私立达文中学、志达中学、圣功女中等学校教书。1945年起，先后就读于燕京大学、清华大学、北京大学，受业于朱经农、俞平伯、朱自清、沈从文、废名、游国恩、周祖谟、林庚等著名学者，是俞平伯先生入室弟子。

1949年，任天津津沽大学中文系教员。1951年，任燕京大学国文系助教。1952年，任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。主要讲授中国文学史、中国小说史、中国戏曲史、中国诗歌史、古典诗词、散文等课程。1980年，晋升为教授。1982年，任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教授。1991年退休。1992年，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。

2014年5月11日晚，吴小如先生在京与世长辞，享年92岁。

吴小如先生著作颇丰。著有：《中国小说讲话以及其它》《古